

說郭卷第九十

師友談記 一卷

宋李 綱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
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
好學則自知趨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好樂之意則自進不已
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
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
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人
之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
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
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

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廌自太史先生初在講筵卽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當講卽前一夕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廌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獲與聽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廌前一夕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祀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望秩之說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廌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鑒

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遊鉅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

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廡所守匹夫之志亦未嘗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无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尙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廡以此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美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笋廡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曰因笋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

實比梧桐能養鳳簪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
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
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
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
榦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
之曰楚山春笋劖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
不斷鼎烹龍調羹未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
少滿苞時賴故人供

薦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而无瑕又琢磨之功
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謂
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
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筭子上筭來也薦曰人之文章闊遠者失之
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辭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

鍾鼎然其體質規矩資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之奇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令孫敬之偕會開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語張浙人也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薦謁孫敬之曰歲前薦到陽翟競傳蔣穎叔爲辭熙帥奪待制以本官譴知舒州薦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衆鄉人咻之今日穆父之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以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向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

皆南向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亦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鏤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庭未嘗一視也上前後宮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樣粧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其題意思

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卒章尤要好意思耳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擗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纔見題便要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弃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傍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如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

句中兩字最緊只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於雜文不同雜文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練句之工鬪難鬪巧鬪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曲折斷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調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籍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練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合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釘錁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耳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纔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有八九矣

東坡曰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臥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

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開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及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與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監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剋之

類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廌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廌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其芝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尙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于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耳既不效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夜觀之忘寢陳氏有言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與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豪之子小廌一歲嘗以賢良方正科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

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鉅公嘗自咸平晨澣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甚癯瘁隆冬短褐冠弊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計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稍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折筭逐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許

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爲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邇來遵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无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寶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剋糧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爲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十年之後可見其效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常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輟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輟奏至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輟字是精確也

晁无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甚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无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名處貼黃云著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煦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御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淳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德霑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日洪有媼善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德霑俾占之媼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无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汚狼藉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檄有司笞之媼以衆解得免後德霑敗永樂城破虜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媼說媼尙存洪人因重之又

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
自以數萬人守焉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
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
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數十尺方及泉既
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罌衆兵皆以衣
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
屠焉又言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文有文足
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
夫吏部尙書諡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子甚幼曰俯遂獨
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卽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
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
至於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
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窗短檠火大賞之也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方藝蔬
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蒿
苳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
蒿苳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
復取數鍰錢之曰富貴无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
願爲老僧只在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卽位求其
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
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

翰林志 一卷全抄

唐李肇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夫翰林爲樞機
密宥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
尙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
被幃帳氍毹畫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菓五日一美

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內得光明殿神仙殿自門下省中書省蓋以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

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大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

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伯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緯之周思茂元